

右腦數著口袋名單的餐廳，左腦瀏覽自己數量不是太多的好友名單，亞發里剛走出公司門口手機就跳出了通知，震動聲與大門的自動門開啟的叮咚聲對在了拍點上。通知擋到了螢幕上食記的菜單，看都沒看就被亞發里一指滑掉了。手腳麻利的訂好餐廳，正準備回家換衣服後順路綁架一個酒肉朋友陪自己過一個愉快的周五夜晚，打好算盤的亞發里腳一跨過家門檻——

「SUSHI TABETI——」

鈴聲伴隨著用力的震動，讓急急忙忙從口袋裡把他掏出來的主人差點把手機摔在地上。以為是餐廳的來電急急忙忙按下了通話鍵，話筒里傳來的卻是他此刻最不想聽見的聲音之一——上司愉快而不懷好意的招呼。

「嗨阿里，你下班了嗎？這只是一句招呼不是一個問句。現在有一份緊急重啟的案子，我們快馬加鞭的把他幹掉吧，你說呢？這也只是出於禮貌而不是真的在徵詢你的意見提醒你一下。」
「老闆我今天有口世」
「其他科的人我叫回來了所以、你盡快吧。對了，你今晚有什麼推薦的餐廳嗎？上次那間日式料理挺不錯的。就當日行一善嘛？阿里？」

煩人的自以為是自大的偉大的發薪水給亞發里的這位先生，完美的毀掉了他的周五夜晚。

掛上電話，亞發里罵罵咧咧的走回公司，打算先去地下室的員工餐廳吃個飽慰勞自己，夾了一堆菜堆成小山被旁人側目後好不容易排到了結帳櫃檯。
「一共是87\$。」手習慣性的往右後方口袋一摸，沒有摸到熟悉的厚度只有一張摸起來像包裝紙的垃圾。他有不好的預感。往左後摸，沒有。左前，右前，都沒有。後面的人群開始發出不滿的聲音，亞發里不怪他們，畢竟會在員工餐廳吃晚餐的人都別無選擇。
「外套口袋？」看起來和他一樣無奈的店員問，他找了，只有一串鑰匙和一坨不知是否乾淨的衛生紙。眼神死盯著褲腳他吸了一口氣抬起頭拉下臉皮對著店員開口，
「啊哈哈、還是我用證件當抵押……」說到一半就把句子打住了，他猛然醒悟，錢不在，證件怎麼會在呢？他們可是隔著一層皮夾的好鄰居呢。正當亞發里在飄著雨的內心裡為自己的不幸跪地痛哭時，他清楚聽見了從上頭傳下來的聲音：

「我們一起的。」

上教會的那些人也許真的不是瘋子。與此同時，一隻手越過他右肩，映入眼底的是黑色的手指間夾著綠色的恩典，他猜想那支銀色的手錶一定是為了要擋住他被釘子穿過留下的疤。後方排隊的人潮隱隱約約的發出了歡呼。亞發里彷彿死罪被赦免，邁出第六步才想起那座食物小山，沒想到一回頭頓時暗不見天日（亞發里本人的說法），只看到一面牆還有……下巴。抬頭，再抬頭終於對上對方的眼睛，背光加上對方本身的特色讓阿里愣住了，花了三秒鐘困惑這個角色到底解鎖了沒，但在他弄清楚自己不是在玩遊戲之前對方先開了口：

「先生，你不帶錢包是為了不遇上搶劫是嗎？」
「我只是被我的健忘搶劫了……又一次。」

發現對方兩隻手各端著一個餐盤，尷尬的接過自己那份。對方朝自己笑了笑，黑暗中出现一排整齊的白牙。

「哇喔，你遇上了狠角色呢。」

終於走到燈光底下，亞發里這才看清楚對方的長相，出於習慣快速瀏覽了整個人，高個加上整齊(?)的髮型，蓄著上唇鬍與絡腮鬍都打理的很整潔，明顯的非裔，而他在對話中聽出了巴西口音。嚴格來說並不是生面孔，但連同部門打過招呼的新人對亞發里來說都可能是陌生人，更別提一位根本沒有說過話的隔壁部門的同事了，叮——亞發里簡潔的腦內資料庫瞬間搜尋完畢——找不到結果。

「聽到你被搶劫我覺得很遺憾，遺憾慘劇也遺憾你記憶力只有這點價值。」

亞發里愣住，甩甩頭再次確認自己不是幻聽，這與剛才傳出上帝之音的嘴是同一張嗎？同樣的音頻怎麼能這麼流暢的伸出援手再賞他一巴掌。

「那麼，很懂什麼是價值的先生，應該知道你此刻的小善舉也很有價值吧？」

「Atzo Refiloe do Mata Estacio，鑑識科兼慈善家，很高興認識你。」

「呃……阿丌……？」

「我更喜歡別人叫我阿祖，A-t-z-u，謝謝。」

在缺少情報、沒有可以掌握的資訊時亞發里總是很焦躁，但雜亂且莫名的資訊還不如一無所知。現在只能圈出重點：這位慈善家有兼備禮貌地惹惱人的能力。而作為一個懂得時機與場合的成熟男人，亞發里看看餐盤再看看對方的錢包，唉，有錢就是任性。

「那麼，阿祖先生，我是A—fa—ri—i，很高興認識一位大慈善家。我呢、基本上是情報科的，還讓你知道要去哪追債很有良心吧。」

咧嘴對對方笑了笑，亞發里找了個靠窗的雙人位坐下，雖然阿祖看起來並沒有很想單獨跟自己吃飯，但他實在忍不住他的好奇心，他想要更了解這個突然和自己搭話還伸出援手的人——他需要知道的更多一點。

「我同意，你的良心有好報。」阿祖環視周圍，乾脆的在位子上坐下。面對已經吃得開懷，而且不能稱得上吃相好看的亞發里，看得家中有養小狗的男人忍不住笑意。

「不過先生，我有個小小的問題。」

「嗯？什麼問題？」

「我可以簡稱你Afari嗎？」

亞發里笑得更開心了，坐在他對面那個人則在兩個選項之間產生了莫大的拉鋸，究竟該發揮公德心開始清理桌面又或是遵循自己的衝動直接走人呢？

他終究還是起身拿了餐巾紙。